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 
第三十二回 天齊廟私議路逕 三英雄劫取欽犯

話說周夫人收拾明白，散去家人、使女，只帶一個婢女秋花，將前門封鎖望後門而去，這且按下。且說李夫人婆媳二人自從施碧霞去後並無音信，三元歸家報說：「大爺在著南京已經提審數次，受了多少重刑，抵死不招。」李夫人聞言心亂如麻，淡氏大娘急得無門可救，終日悲泣，拜神許願，祈禱天地庇。那盧老夫人孀居，平日並無往來，自從那日李榮春在盧賽花房內出來送回之後，彼此關情，時常打發丫頭送些物件慰慰探望。這一日，母女在家聞李榮春遭此奇禍也覺不安，所以盧夫人親自上門問安解勸。

且說李夫人這日正在思念孩兒，忽見丫頭報道：「大爺差人在外，說有機密事情特來求見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快快叫他進來。」丫頭領命而去，不一回時只見走進一個人來，跪下叩頭。

李夫人問道：「爾叫甚名字？大爺叫爾來家何事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小人叫做張龍，乃幡蛇山差來的，因三位大王到南京劫取李大爺上山，猶恐夫人並大娘在家遭害，大爺打發小的們前來迎接夫人並大娘一同上山避難。」李夫人聽了此言吃了一驚，叫聲道：「不好了，如此弄出大事來了，強盜同黨四字卻弄假成真了。」淡氏大娘道：「既是大爺差爾前來，有何為憑？」張龍道：「李大爺原要寄信來家，只為倉促之際不及寫書，並非小人假造的，請夫人放心。」李夫人道：「爾且在外面伺候。」

張龍道：「小人聽命。」遂退出去。淡氏大娘道：「婆婆，我想來人之言無憑無據，怎說大爺被他劫去了？那來貴、三元二人在那裡就該火速趕回來報，自己家人不來反叫面生之人來，此莫非不是善良之輩，特來將此花言巧語前來騙我也未可知。」

李夫人道：「是啊，媳婦之言甚有見識，我到被他愚了。」遂叫丫頭去叫來人進來。丫頭出去叫了來人進來，李夫人將些好言回他說道：「我乃官家門第，曾受朝廷大恩，甘心待罪，死而無怨，斷不貪生留下臭名，我婆媳二人情願受罪。這裡□兩銀子送爾為路費，爾回山去將此話對李大爺說明便了。」張龍又道：「夫人啊，若還不肯上山，難免殺身之禍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不妨，休得多言，快些去罷。」叫聲：「媳婦，隨我進去。」張龍又道：「夫人，爾果然不去麼？」小紅道：「爾這人好不曉事，夫人不去就是不去，爾不要在此囉嗦，若是夫人動怒就要來把爾送官究治，還不快走。」張龍道：「不去就罷了，何必說此裝腔的話？」銀亦不取，氣忿忿的走出，來到外面將李夫人不去之言與三人說了一遍，那三人道：「既如此我們回去罷。」那小紅見張龍去了，將銀拾起道：「我且趁這□兩銀子。」走進裡面道：「我看那人生得古怪，面是藍的，甚是兇惡，他曉得我大爺不在家中，特來說出無對證的話要來騙去。虧得大娘明白打發了他去，若是隨了他去不知要怎樣的受苦哩。」李夫人問道：「那人哩？」小紅道：「已去了。」李夫人同淡氏大娘只是悲傷而已。

且說盧賽花自從陶天豹收妖得鋼之後動了憐才思念之心，暗想道：「奴家若無陶恩人相救，此時不知死去多時了，焉能活到今日？聞得欽差拿下田大人，他即駕雲而去，不知現在何處，奴家日日掛心想念。那日母親欲過繼他為螟蛉之子，他卻不允，奴家無奈他何，只得畫一則丹青小圖，每日誠心焚香以報救命之恩，不過惟表奴家寸心而已。」這盧賽花一心思念陶天豹，雖說是受恩不忘，其實也是想要配他，到後來果然嫁與陶天豹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童孝貞、施必顯、張順等三人乃是一莽之夫，要來劫取李榮春、田大修二人，欲保全他的性命，卻不知有許多難處：一來他三人生得形容古怪，免不得惹人疑惑；二來劫取欽犯有干國法；三來南京地方□分寬闊，內外有三重城，每重有□個城門，共計城門有三□個，內中又有一個正關門，到底走那一條路好進去、從那一個門好出來，怎樣的救法全然不想，只是一味趕來。這日已到南京城外，會集了眾嘍囉，探明了路逕，約在朝陽門相會聚集，眾嘍囉得令四處埋伏去了。童孝貞等三人來到朝陽門外，有個天齊神廟，這廟離朝陽門只有五里之地。

三人走進廟來，施必顯道：「大哥，如今已到南京，快些打點進城。」童孝貞道：「二弟且慢些，待我進城打聽明白再作計議便了。」張順道：「既如此大哥快些進去，打聽就來，我們在此等候。」童孝貞說聲曉得，遂一直走進城內。這些閒人見了個個害怕，說此人生得甚是兇惡，猶如無常鬼一般。童孝貞聽了這些閒話再也不回頭去看他，只是低著頭而走，及進城內，自吉打聽。

且說天齊廟內施必顯同張順二人見童孝貞去了，他二人東看西望，將四處一看甚是肅靜，張順道：「二哥，爾看此處甚是肅靜，並無一個酒店可吃酒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且等大哥回來一同到別處去吃罷。」二人等了一回，日已西歸，尚不見童孝貞回來。二人正在煩悶，忽見童孝貞如飛的跑回，施必顯、張順二人上前問道：「大哥，事情打聽如何？」童孝貞道：「我進城去打聽，只見這些百姓三三兩兩說道：『李大爺、田大人二人已經動問數次，受了多少極刑，只是不招。』二位賢弟，起初我們看得太容易了，落日一到就要劫牢。那知監牢嚴禁，牆高門固，如何能得進去？」施必顯道：「大哥爾不要說這個話，任他銅牆鐵壁也要打進去，才算是個好漢。」童孝貞道：「爾們真是鹵莽漢，還不知田大人收禁府監、李大爺收禁縣監，爾打這裡，那裡就嚴緊提防了。況且各處城門各有派兵把守嚴查，也是防著我們劫獄，倘有差遲，如何是好？」施必顯就叫張順說道：「三弟，我大哥是個貪生怕死之徒，我與爾二人帶領嘍囉混入城去，見一個殺一個，怕他怎的？」張順道：「不錯，二哥說得有理，就是如此而行。」童孝貞住住道：「不可莽撞，我方才在酒店內吃酒，聽得四五個人說道田大人病在牢中，所以至一月未曾提審，如今病好了，不日就要再提出勘審。」

待他勘審之時我們伏在左右，等他弔出犯人來我們搶了就走，豈不是好？」張順道：「焉知他那一日要勘審？也沒有這個心情去等他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倘若一年不審叫那個去等候？可記得前途毀詔並殺欽差之事麼？弟恐事又有變又要惹出禍來。」

童孝貞聽了此言到覺呆了，道：「這句話到說得是，如今且去吃了酒飯再作道理。」

三人走去吃了酒飯回來，只見殿旁立著一個人，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可惜李榮春，行了多少好事，今日有難就無一人前來救他。田大爺做了半世清官，亦遭此橫禍。咳！可憐啊可憐。如今若是有人肯去救他二人，我便指他一條路去救。」

童孝貞等三人聽了此言，連忙走向前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？與李榮春有甚瓜葛？」那人亦問道：「爾們三位尊姓大名？」張順答道：「我們名姓慢說，請問足下何名？」那人道：「爾三位名姓不說，我也不便說。請問足下怎樣的救他二人？」張順道：「進城劫獄。」那人道：「劫獄雖好，只是內城、外城共有三□一個城門，盡皆派兵把守嚴禁。況且三位尊客與人不同，恐難進去。」張順道：「爾休得太小覷了我們，若不能救李榮春、田大人二人出來不算是好漢。」那人道：「爾休得將此事藐視了，說時容易動時難事，不三思終有後悔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休得胡言，爾說我們進不得城，我偏要進去救出他二人才顯英雄手段。」那人道：「不聽我言，悔之無及。」施必顯喝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快快走開。」那人應道：「不要動怒，我去就去。」說完，遂走出廟門而去。童孝貞道：「我看那人一定有些來歷，被爾二人說了一場，致他無趣而去。」張順道：「不要管他有趣無趣，我們趁此月色帶領嘍囉殺進城去便了。」

童孝貞道：「我且問爾，爾們可知府監在那裡？縣監在那裡？只是要進城去，倘有差遲如何是好？」張順道：「這句話到說得是，姑待明日進城，打聽明白再作道理便了。」這一夜三人就在廟中安歇。

至次日，三人到前面酒店吃完酒飯，一直走進城來。那把守城門的見了說道：「這三個人甚是兇惡，今日欽差大人要審田大人一案，不可被他劫去，我們就有千條。」又一個道：「爾這人好沒分曉，就使他們劫了犯人去，內外三□一座城門知他是要由那一個城門進去？倘若查到我們這裡，只須將話摳賴就不干我們的事了。況且李榮春在揚州廣行善事那個不知？只為觸犯了花太師故爾要害他性命，我們何苦與他結冤家？這叫做行得好事有好報。」那人見他如此說也就不去查問。爾說此人為何如此照顧李榮春？這人姓王名永，因兩年前京中下來，在山東遇著反人劫去行李，難以歸家，一路求乞來到揚州，遇了李榮春贈他銀兩，才得回到南京。並無活計，只得吃糧度日，所以此時巴不得有人劫了李榮春去才好。

且說董孝貞等三人進城一路行來，聞得三三兩兩說道：「今日又要勘審李榮春了，只恐受刑不起定要招認的了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都是那班強盜不好，害了他。」又有一個說道：「這卻不關強盜之事，都是花太師用的計策要害他的，我們閒暇無事何不去看他審問？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我們大家來去看看。」董孝貞等三人聞了此言打個照會，就隨了這些閒人來到轅門口。他三人走到無人之處，輕輕的說道：「我們本是來打聽的，那曉得有這股湊巧？食到嘴邊休得錯過，等他們一到，我們搶了就走。」正說之時，只見許多閒人紛紛的亂走，說道：「府老爺、縣太爺押了犯人到了，二府押著干證也來了。」董孝貞抬頭一看，見二府押了張環而來，道：「原來是他做干證。」三人大喝一聲道：「蟠蛇山好漢一齊到了。」拔出器械走上前，一人搶一個馱了就走。這些押解的人嚇得魂不附體，回身就走，連忙去報知府縣，各官聽了此報，真是頭上失了二魂、腳下走了七魄，連忙一面差人追趕，一面前去稟明邱大人。

邱大人嚇得面如土色，即時傳令點齊軍士。這些武將帶領兵馬追捉劫賊，將各處城門關鎖，可憐這些百姓自相踐踏，叫爹哭子的亂走，逢著他三人的就死，遇著官兵的便亡。

且說董孝貞馱了李榮春，李榮春罵道：「狗強盜，休得無禮。」張順馱了田大修，田大修亦罵道：「大膽的強盜，自取彌天之罪，反來害我麼？」施必顯將張環橫挾脅下，張環口口聲聲叫說：「大王，饒命埃」三人並不開口，舉起兵器亂打亂砍，一路打到城門。誰知城門已閉，後面追兵又到，只得回身與官兵對敵，打得這些官兵東走西跑，只是殺退了一隊又有一隊趕到，意欲放下他們又恐被官兵搶去，所以一手扶住一手舉兵器亂殺。早已驚動這些嘍囉，分口八處來攻城門，只是攻打不開不得進城。董孝貞等三人見官兵越殺越多，又無出路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響亮，起了一陣大風，頃刻間天昏地暗，飛沙走石，這些官兵武將一時伸手不見五個指頭，也不知強盜在那裡，被些沙石打得沒處逃奔，又聽得半空中叫道：「蟠蛇山好漢休得驚忙，我陶天豹來了。」這陣狂風將城門吹開了。董孝貞等見城門開了，遂一直殺出城去，外面嘍囉接住三位大王。董孝貞只有這一百名嘍囉跟隨而去，其餘留在那幾個攻打城門，因不知他們殺出城去了，所以有的尚在城外攻打。爾道陶天豹如何知道他們有難，前來救他？因萬花老祖知他三人有難，乃差陶天豹前來救他，那天齊廟內與他三人說話的就是陶天豹。

且說官兵正在廝殺之時，忽然天昏地暗，伸手看不見指頭，遂點起火把要來追趕，誰知來到城門，只見大水滔天阻住去路，不能出去。沒奈何，只得走入城來見邱大人。邱君陸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只得申奏朝廷，只恐爾等有罪呢。」眾文武各打一拱道：「求大人周全此事，我等自然知情，理當厚報。」邱君陸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只得推在陶天豹身上啟奏便了。只是欽犯被劫，不可聽其逃遁，理當追捉才是。」眾武將答應一聲得令，即時領了人馬又去追趕。邱君陸傳令：「差官去拿二人家眷。」差官得令而去。

且說這些攻城的嘍囉已知此事，各人回散而去，來到一個曠野之所，接著三位大王，大家歇下。李榮春道：「我們各有王法在身，誰要爾們幹此不法之事？弄假成真，累及家眷，如何是好？」施必顯道：「爾為了我之事受此屈禍，知情不救非是大丈夫，我已差人去接爾家眷了。」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